

An ornate classical frame surrounds the text. At the top, a pediment contains a globe and figures. Two large statues of bearded men in classical robes stand on pedestals on either side of the central text. The pedestals feature geometric symbols: a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hexagram on the right. The entire design is rendered in a detailed, engraved style.

知识价值 革命

界星太一著

黄明勇等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知识价值革命

堺屋太一著

黄晓勇、韩铁英、刘大洪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靳建国

封面设计：马少展

堺屋太一

知识革命

日本PHP研究所，1985

知识价值革命

ZHISHI JIAZHI GEMING

〔日〕堺屋太一著

黄晓勇、韩铁英、刘大洪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80,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2002·313 定价 1.75 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五十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而后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至于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则“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另设有“新知文库”（亦含部分篇幅较小的名著），以便读者可两相参照，互为补充。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探求“下一个社会”的全貌(代序)	1
------------------------	---

第一章 “新社会”诞生的征兆	5
----------------------	---

“高级社会”还是“新社会”	5
---------------------	---

一、工业社会的顶点——战后石油文明	9
-------------------------	---

高速增长笼罩下的战后世界	9
--------------------	---

经济增长因石油开始了	12
------------------	----

最有利的资源小国——日本	15
--------------------	----

人们的“良知”	18
---------------	----

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23
------------------	----

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	26
-----------------	----

二、“新社会”诞生的征兆	30
--------------------	----

“资源有限论”成为定论	30
-------------------	----

“轻薄短小”和超现代	32
------------------	----

“走下坡路”的石油文明	35
-------------------	----

显现工业社会终结的诸现象	39
--------------------	----

“良知”还在起作用	42
-----------------	----

作为“知识价值之容器”的物质财富	44
------------------------	----

“知识价值革命”的前兆	46
-------------------	----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大变革	49
-------------------	----

“知识价值革命”目前已经开始	51
----------------------	----

第二章 探寻文明的“犯人”	53
未知的未来	53
一、文明的起源和变革	56
观察社会变化的着眼点	56
绿洲农业和城市国家——原始时代	60
产生了“古代社会”的“农业革命”	64
特别关心物质财富的古代社会	67
以扩大物资生产为目的的古代国家	70
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局限性	73
文明衰亡的症状群	79
发达地区的人口减少	81
古代社会的终结——审美观的变化	86
中世纪的起因——人口结构的变化	89
联结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印度“后古代”	92
二、文明的“犯人”及其现状	94
文明的“犯人”——技术、资源及人口	94
在“不能生活的地方”增加人口	99
“资源”的变化和土地的沙漠化	103
技术进步的方向发生“逆转”	107
作为先行指标的美术	109
第三章 下一个时代是“高技术中世纪”吗	114
产生“新社会”的胎动	114
一、反物质文化的产生与特点	119
否定物质文明的“进步”	119
重视社会主观的中世纪社会	123
接受后进地区宗教的原因	127
“物资不足、时间有余”的文化	129
排斥理性主义的中世纪	134

社会主义优先于物质财富价值	136
一物多价与不等价交换	137
总媒介社会	140
中世纪的组织与国家	142
中世纪终结的原因	144
十世纪中国的“亚近代”	148
东洋“亚近代”的衰亡与文艺复兴	151
二、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153
超现代意味着什么	153
资源有限感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157
物质财富饱和感与非物质需求	160
技术革新的效果——时间过剩	161
计算机为省资源化与多样化做出贡献	164
多样化的意义与影响	166
信息化的问题与将来	168
走向“物资不足，知识有余”的社会	170
“知识价值”无所不在	171
劳动的实际变化大于表面	173
按贡献范围的产业分类	175
第四章 “知识价值革命”与“知识价值社会”的本质	178
创造“新社会”的“知识价值革命”	178
一、“知识价值”的本质与行为	181
“知识价值”的本质——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	
价值	181
“决策成本”的重要性	186
用过就扔的“知识价值”	188
从寄生性的客观价值到自立性的主观价值	191
二、“知识价值社会”鸟瞰	194

生产手段与劳动力一体化	194
以城市中间阶层为核心的社会	198
从法人组织到属人性组织	199
从官僚式的管理能力到商人式的机智	202
等价交换原则的瓦解与职业选择方面的变化	204
“财富的抽象化”	206
民族国家的消失与思想圈的确立	208
第五章 日本的“知识价值革命”	211
“知识价值革命”开始了	211
一 工业社会的“优等生”——日本	214
最切近理想的国家	214
让今天的优等生成为未来的成功者	218
产生集团主义的日本风土	221
使“消化”与“拒绝”均有可能的地区	224
没有绝对正义感的实利主义	226
和平所养育的官民一体思想	229
资源限制培养了日本式的勤劳	232
由于资源丰富而迸发出的成长力	234
二、“需求民主主义”的进展	237
凝固了的变革时期	237
袭击西欧的高龄化危机	239
在“知识价值革命”中领先的美国	241
“知识价值革命”与“产业空洞化”	243
对美国现状的不同评价	246
强有力地维护工业社会的日本	248
日本的选择	250
向日本文化本身提问之时	253

探求“下一个社会”的全貌

——代序

预言“今后的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者不胜枚举，然而，明确指出社会“将这样变化”者却寥若晨星。

这就是目前被人们称为“有变化预告却没有变化预测的时代”的原因。

论述有关未来的书刊真可谓汗牛充栋。描绘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之宏图的、论述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之发展可能性的、畅谈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之影响的、设想高龄化社会之状况的、预测资源能源和粮食问题之前景的、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和地球上土地沙漠化问题以探讨二十一世纪之风貌的、甚至还有大张旗鼓宣扬“太平洋时代”之乐观蓝图的，等等，可以说所有领域都有了关于未来的书籍。然而，这些恢宏之论虽然涉及了“所有领域”，但却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展望未来社会的全貌。

社会事件并不象人们在试管里作试验那样始终不影响周围环境，如果某种社会性、经济性的事件完全不对其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那么，不管它是何等了不起的革命性事件，也不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性、经济性现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所谓未来预测，说到底无非是

系统地考察整个社会的变化。然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尤为欠缺的。

早在十年以前，丹尼尔·贝尔就预告了“超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在预告工业社会临近终结这一点上，其功绩是伟大的。然而，他却没有预测在此之后到来的“超工业化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因而他只不过等于说了一句“在狗的后面来的不是狗”。

此后，阿尔温·托夫勒将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称之为继农业的兴起和产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预告了社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遗憾的是，他仅强调了变化的宏伟规模，对变化的结果却仍然不曾论及。

默林·弗格森指出，目前在各个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正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成为一场使社会规范发生根本变化的革命。然而，她也只不过是论述了人们能够适应这场变化的能力，试图鼓起受到这一变化威胁的人们的勇气。

实际上，要在事先预测今后将开始的未来社会的情形，确实是一件有许多风险的困难工作。特别是对一个与迄今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可以说是不可能进行全面预测的。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理只能在事后才得到确认。”

但是，尽管是不全面的，人们却仍然希望能对未来进行预测，那怕只是找到几条线索也好。而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必要的。本书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作的一次尝试，力图尽可能地对未来社会进行综合和系统的预测。毋庸讳言，肯定会有人对此提出许多批评和反驳意见，莫如说，这正是我所热切期待的。因为过去不曾有人尝试过对未来社会进行综合和系统的预测。如果这次能就此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那么，我们的预测将

会更加趋于全面。

我的专业是研究经济问题。十多年以前，我就察觉到在经济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痛感需要新的理论和分析手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显著提高是促使我产生这一认识的重要契机。为要分析这些现象，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统计资料已经明显不够用了。

不久，这一第三产业比重扩大的现象遂被人们冠以“脱离物资”或“经济软件化”等名称。然而，给现象安上一个“头衔”并不等于弄清了问题本身，甚至让人心存疑窦：如此简单地（给重大的经济现象）标上几个符号是否合适呢？为了彻底弄清这一问题，仅仅讨论最终物质财富的形态和产业结构是不够的。因此，我不得不从价值学说入手来进行探讨。

但是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因为仅靠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学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回答第三产业的价值问题的。

我的业余爱好是历史和建筑。因此，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要从古代社会开始探索“价值”的含义。而这一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所不屑一顾的领域。

这项工作很自然地将要涉及到文明论。并且还将探讨各个时代和地区之间在文明方面产生差异的根源。

结果，我便提出了关于人们的“良知”的假说。指出，正是“良知”培育了“对大量使用丰富的物资感到体面的审美观和相信节约不足的物资是正确行为的伦理观念”。从几年前开始，我就这一问题写过几篇短文。然而，对要将它写成完整的一本书却始终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就凭我这点浅薄的知识和充满个人偏见的判断去写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实在是难以胜任的。

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动向又给了我相当大的自信心。特别是一九八三年以后的动向清楚表明，不仅在经济下降时，就连经济回升时其发展状况也与过去迥然不同。正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 PHP 研究所江口克彦氏的热心建议和小川充的全力协作，从而使我下决心从事本书的写作。

本书的目的是，综合和系统地对下一个新社会——知识价值社会——进行预测。为此占去了本书很大篇幅。然而本书的标题却是《知识价值革命》。我所讲的知识价值革命，是指由于技术、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的变化，将创造出“知识的价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主要源泉的知识价值社会，并因此而产生使人们的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大变革。我所以特意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是因为我认为这才是今天也即八十年代发生的变化的真正面目。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本书只是对不远的将来将出现的下一个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进行预测，而并不是讨论“知识价值社会”的好坏与否。更不是劝诱人们去有意识地建立“知识价值社会”。然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知识价值社会”都是要来临的，为了使我们每个人及其集团能够更好地与之相适应，尽早并且全面地了解其本质是有益的。本书如果能够对增进这种了解有所贡献，将使作者感到分外荣幸。

本书关于“知识价值革命”和“知识价值社会”的看法，近几年间曾有幸听取了日下公人、松井幹雄、佐佐木康史、日辺俊彦、细川恒以及冯·利曾伯格等人的许多有益的宝贵意见，受益匪浅，值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第一章 “新社会”诞生的征兆

“高级社会”还是“新社会”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日本以及全世界正迎来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

然而，对于在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变革之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及产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高级化，其结果，将产生应称之为“高技术社会”或是“高产业社会”的社会；另一种看法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及产业组织的发展与质变，将产生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大多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以及从事实际企业活动与行政工作的人士，而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多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者。丹尼尔·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①论及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属于“新社会”论。

上述这两种看法，在重视社会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新技术的发达普及与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这一点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乍一看，二者似乎是一回事。确实，在思路杂乱而没有系统观点的学者与评论家中间，甚至有人认为：“进入高技

^① “超工业化社会”即英文 Post-industrial society，作者的本意是指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国内也有人译作“后工业化社会”。——译者注

术社会，超工业化社会就来到了”。

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在最基本的着眼点是尖锐对立着的。主张产生“高技术社会”或“高产业社会”的人们，或者说“高级社会”论者，他们把现在或“迄今”的社会看作是低级或中级的社会，认为通过今后的技术及产业组织的进步将产生“更加高级的”社会。

与此相反，“超工业化社会”论等预告“新社会诞生”的人们则把现在或“迄今”的社会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而今后，人类将进入与此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形态”。

如果把目前的社会规定为“工业社会”，那么，持前一种观点的人（高级社会论者）认为，今后将朝着更加高级的工业社会前进；与此相反，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新社会论者）则认为，工业社会即将结束，将出现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因此，在他们看来，今后的时代将不是“高级的工业社会”，而必然是现已开始的新社会的初期阶段，即“低级的新社会”。

那么，具体来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那些或者说应该有那些不同呢？如果不事先把这一点搞清楚，那么这一讨论就只能是以名称的不同、“语言修辞”问题而告结束。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在社会的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都有象征各自不同社会特点的主要的社会结构或者是社会规范(paradigm)。当这些东西出现根本性变化时，就意味着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社会)的开始。从古代社会到中世纪，又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变化也说明了这种现象。

因此，今天把在八十年代发生的变化之后到来的社会称之为“高级社会”的人们认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及社会

规范并没有变化，但其中的技术、产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高级化了。”另一方面，宣告“新社会”即将到来的人们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社会规范不久将全面崩溃，并将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

不用说，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还有几种看法及意见。在同是主张“高级社会”论的人们中间，其具体看法也不尽一致，并且各自强调的内容也不相同。同样，“新社会”论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在学者及评论家之间，并不存在“高级社会”派与“新社会”派的论争。任何一派的人都不能说拥有相同的着眼点，并且也没有排斥共同的争论对手。不仅如此，而且大部份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分歧和对立的存在。

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正因为“高级社会”论者的意见是以今天的工业社会为前提的，因而明确易懂，乍一看还比较合乎实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感到，在这种看法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把技术、产业结构、国家及家庭的变化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单独看待的倾向。而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多种变化，则缺乏追根溯源地从宏观上予以综合把握和进行长期展望。如果进一步详细划分各个不同的领域，就不可能看到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等现象。因此，在限定了对象领域的学院派人士及行政官员中间，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与此相比较，由于“新社会”论中都有概括性的、宽阔的视野和思想上的飞跃，因而其观点十分雄辩，但因其讨论的社会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因而存在着不好理解等不利因素。此外，在迄今提出的这一派见解当中，不仅在关键的

对“新社会”作出具体展望方面非常薄弱，而且在弄清目前的工业社会的结构及社会规范，明确提出取而代之的新社会的规范和概念方面，似乎也做得很不够。

以丹尼尔·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论为例。顾名思义，他对“下一个社会”只是提出了一个消极的概念，即他只不过说了是“工业社会的下一个社会”，简直就象是说了一句“在狗的后面来的不是狗”一样。

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也是一样，他仅仅指出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与以往不同的可能性和劳动形态，预告了将发生与过去的农业的兴起和工业的全面发展相媲美的大变化。即使托夫勒的这一预告是正确的，他对于在这一变化之后将出现的事物，也只不过是提出了“在家工作成为可能”这样一种细枝末节的现象而已。

这种讨论——预告大变化和展现末端现象，作为新闻记者式的手法虽然是出色的，但它却不是真正科学的预测。正因如此，有人说，现在“是有变化预告却没有未来预测的年代”。并且，从对此种情况感到焦躁不安的人们嘴里，甚至流露出“不确定的时代”或“不透明的时代”这样一些杞忧式的感叹。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高级社会”论中也存在。既然说下一个时代是“高级社会”，即是工业社会的继续，就必须证明，尽管技术和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但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社会规范不会变化。然而，在这些方面，学者和评论家们却完全没有作出什么努力。

最近，对长周期的研究十分流行，也许是这种焦躁心情激起的反作用。法国的阿拉尔派及美国的布洛代尔中心的研究，在把康德拉捷耶夫周期作了时间性地区性的扩大这一点上，取

得了有益的成果。特别是兰德·卡梅伦等人追溯到中世纪，指出存在着一百五十至二百年周期的“逻辑性曲线”，可以说，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他们把一切都埋在物资数量的“周期”运动之中，因而使人产生他们放弃了社会变化的理论探讨和预测的感觉。不仅如此，而且也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用工业社会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中世纪社会产生的危机。借此斗胆说一句，上述观点中也可以说潜藏着发达国家的人们认为工业社会这一特殊的现代社会将要永远延续下去的傲慢思想。

本书试图从“新社会”论的立场出发，超越上述未来预测中存在的分裂和停滞局面，对“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进行历史性预测，并探讨其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研究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因而把工业社会作为唯一前提的分析及统计资料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并且，从观察工业社会中产生的知识体系也没有太大作用。即不能受现有学术体系的束缚，必须追溯到工业化以前，从考察和分析更长时期的人类文明着手，努力提出数千年人类历史中社会变化的类型。因此，在这里必须提出几个新的概念和观点。我将尽可能地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们，但对其内容（定义）希望读者能不厌其烦地充分理解。

一、工业社会的顶点——战后石油文明

高速增长笼罩下的战后世界

就从我们周围的事情开始探讨吧。首先，谈谈我们生活过来的时代——“战后”。

“战后”已经四十年了，作为“一个时期”来谈似乎有一种太